

绘镌双精的“前七国”绣像

文/廖凤斋

《孙庞斗志演义》又被称为《前七国孙庞演义》，二十卷，题“吴门啸客述”，讲述的乃是战国时孙臧和庞涓的故事。既云“前七国”，自然当有“后七国”。这部“后七国”即《乐田演义》，又名《后七国乐田演义》，讲述的是乐毅图齐、田单复齐的故事。清代亦有将二书合刊者，标为《前后七国志》。不过这两部小说情节并不相干，并非正、续书的关系。

这部《孙庞斗志演义》现存明末崇祯刊本。有精图二十叶四十幅。首图镌“项南州刻”。这套绣像是武林版画的代表作，项南州（州又作“洲”）亦是著名刻工。所谓晚明处处皆名工，但在版刻作品中能留下姓名的，却是少之又少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版刻终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匠人之作。而如今，却实实在在了成了人们案头的赏玩佳作。

据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，项南州所刻版画，除这部《孙庞斗志演义》外，另有《隋炀帝艳史》、《七

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》、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正本》等书。所刻插图，无不“精丽动人”。在晚明刻工里，项南州堪称是一代大师。周心慧先生甚至认为，“在武林本地木刻家中，他是唯一可与虬川诸黄及洪国良等徽版名工争胜的名工。”

《孙庞斗志演义》情节颇为荒诞不经，并无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，但细细品味此书卷首二十叶绣像，却令人颇有不忍释卷之感。这四十幅绣像构图疏朗有致，绘

制精美异常，迥然并非出于俗手。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项南州那高超非凡的刻技，线条细柔靡，丝丝入扣，举凡山石花木、亭台楼阁，无不刻影成形，蔚为大观，别有一番描摹不尽的情致。有论者对项南州的作品这样评价：“不单能忠实地传达原作的神韵，往往还能有所创造，使之更具有木刻板画的特点。这些绘镌双精的作品，是中国木刻板画史上为数不多的精品。”这一评价颇为精当。

黄裳先生认为，武林项南州

等所刻“纯以工丽胜”，“转多姿媚”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过，粗犷也好，姿媚也罢，只要是绘镌皆佳的精品，无论是何种风格，总是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，而且仅从风格评判，也难分轩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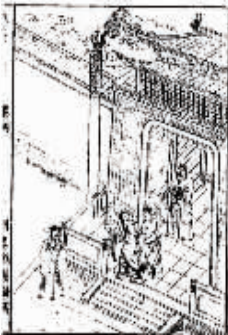
白描 绣像
bai miao xiu xiang



白鹿仙击涓大冰窟



鬼谷子授膜假天书



田忌割须归国



朱仙镇孙庞结义

人生何必曾读书

文/谢卫东

匡(she)狄干是鲜卑胡人，虽然他的后人中有部分人觉得姓的前一个字不太好念，将姓改成了汉姓狄，但匡狄干本人是地道的北方胡人，地道到洛阳的夏天，他都觉得热得受不了，于是请求北魏皇帝恩准他冬天在洛阳朝廷，夏天还是回到他的北方老家去住。

匡狄干是个耿直的北方人，寡言少语，武艺高强。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，因帮助朝廷扫除逆党，被授为将军。孝昌元年(525年)，北部边境发生动乱，他逃向云中，后来被刺史费穆送交给尔朱荣，接下来的日子他就以军主的身份跟随尔朱荣，再后来又跟着高欢起兵，在韩陵之战中打败了尔朱氏。

跟随高欢，算他跟对了人，并且他娶了高欢的妹妹乐陵长公主，大家成了亲人。在以后的战斗生涯中，他追随着高欢一路征战，功勋卓著。

匡狄干曾做过定州刺史，作为一个将军，他对繁杂的具体行政事务非常不感兴趣，但却能做到自己清廉俭约，励节自守，因而地方上相安无事。

严肃威猛的匡狄干是个文盲，大家却私下有个善意的玩笑。匡狄干的签名够简单了，干字就那么两横一竖，可他那一竖是从下往上画上去的，像给锤子安个长柄的感觉，于是大家称之为“穿锤”。

当时很多武将和匡狄干一样，虽然凭军功挣得地位声望，却目不识丁。有个将军叫王周，在署名时他那个周字先写里面的吉，然后再在外面画那个半框，与匡狄干可谓一时瑜亮。

史载“二人至孙，始并知书”，这两个人直到孙子一辈才开始读书识字。

但识字真有什么好吗？我们先不说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，单就匡狄家祖孙的为人来看，识字不识字真没那么重要。

匡狄士文可能因为是家里第一代识字的，因此性情孤高正直也正常，但史载即使是邻居和至亲好友，

也没有人能与他玩得来。

史载士文“性清苦，不受公料，家无余财”，是个大大的清官，这是好事，但清到他的儿子曾吃了官厨中的饼子，他便给儿子戴上枷锁关进监狱好几天，然后打两百棍，步行押送回京。他家中的书童奴仆不敢轻易走出府门；怕人家对他太客气，他家里用的油盐菜蔬，一定要到他管辖的区域以外去采买；家里有人进出，都要在门口造册登记，因此亲朋故交都和他断绝了往来。

士文有一次入朝，正遇上隋文帝将国库里的东西赏赐给公卿大臣，让他们任意拿取。许多人都拼着老命尽量多拿，惟有士文用嘴咬着一匹绢，两手各拿了一匹。隋文帝问他为什么拿得这样少，他回答：“我嘴里和手上都足了，其他就没什么需求的。”确实不同一般。

你對自己狠，別人看看笑笑就过去了，一旦你掌權，把這種要求轉移到別人身上來，那可真沒多少人受得了。士文雖然識字，但他的字典里沒有寬容，發現有人犯了再小的過失，也必定嚴加追究，決不寬貸。他所在的州“法令嚴肅，吏人股戰”，讓當差的都整天戰戰兢兢，雖然州里“道不拾遺”，但處在那種恐怖壓抑的環境，誰也不會感覺安全幸福。

這樣一個雖然讀書識字，却不通人情世故，雖然看上去執法嚴格公正，但實際是他的人生觀已經變異，不復有為人的情義和樂趣，連皇帝都稱其“暴毒獸”。孟子說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人和禽獸的區別，就那么一點點仁義，有了就是人，沒有就是禽獸，和讀不讀書其實沒啥大關係。看看匡狄家祖孫的人生，大致可以區分出那點差異在哪裡。

多景樓

宋 刘过

壮观东南二百州，景于多处最多愁。

江流千古英雄泪，山掩诸公富贵羞。

北府只今惟有酒，中原在望莫登楼。

西风战舰成何事，只送年年使客舟。



刘过(1154年—1206年)，南宋文学家。字改之，号“龙洲道人”，吉州太和(今属江西)人。少怀志节，读书论兵，好言古今治乱盛衰之变。曾多次上书朝廷，“屡陈恢复大计，谓中原可一战而取”。宋光宗时上书宰相请求北伐，不用。又屡试不第，后以诗词浪迹江湖，漫游江浙等地，依人作客，与陆游、陈亮、辛弃疾等交游。布衣终身，去世于昆山，其墓尚在。刘过的诗豪放恣意，有著作《龙洲集》《龙洲词》传世。

“壮观东南二百州，景于多处最多愁”，二百州，宋朝国土号称四百州，二百州即半壁江山，此处感叹只剩半壁江山。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南宋朝廷不想收复中原的悲愤心情。北固山雄伟壮观，多景楼是江南名楼，胜景很多。但金瓯破碎，景多也就意味着愁多，诗人巧妙地将楼名拆开重组，以抒发深沉的感慨。

“江流千古英雄泪，山掩诸公富贵羞”，诸公，指秦桧等主和派大臣，也就是投降派。江水悠悠，留下千古多少英雄人物报国无门的泪水。崇山峻岭，也只被贪图富贵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奸

臣败类用来掩盖羞耻。

“北府只今惟有酒，中原在望莫登楼”，北府，东晋都建康，以京口为北府。当时桓温常说：“京口酒可饮，兵可用”。东晋时广陵和京口聚居着大量逃避北方战乱而来的流民，谢玄将这些人招募起来，在这些人中选拔骁勇士卒如刘牢之、刘裕等，建立了一支军队。太元四年(379年)，谢玄改镇京口，因为当时京口又名北府，故得其军得名北府兵，后成为南朝军队主力。面对雄伟壮丽的北固山，现在京口处于战争前沿，但曾享有盛誉的战士已不能用来作战，京口只有酒可饮，而兵已不可用了，人们就不要登楼去眺望沦陷已久的中原了。

“西风战舰成何事，只送年年使客舟”，战舰，韩世忠、虞允文曾在这一带击败金兵。使客，使臣。因为朝廷不图恢复，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只是把战舰载着使臣到北地去乞求和平白白受辱。尾联先借回忆写出当年抗击金兵的壮举，再联系当前沿江战舰在萧瑟秋风中迎送使节之凄凉景象，不由悲从中来，诗人对朝廷不思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已失望至极。

这是一首慷慨悲壮的抒情诗，虽名曰登楼却不用浓墨重彩来写景，仅有的一点景只不过是作为引发心中情感的酵母。全诗粗豪恣放，意气凌厉，锋芒逼人，有力地抨击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懦弱行径，读后让人激愤。刘过以词闻名。他的词中写“平生豪气，消磨酒里”处甚多，但也工于诗，古体、律诗兼备，诗多悲壮之调，这首《多景楼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(朱秋霞)



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胡月